

【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系列】

鬼话

● 徐真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系列

鬼话

● 徐真编

严薇薇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系列·鬼话/徐真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21-2060-0

I.中… II.徐… III.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IV.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852 号

责任编辑:李欣

封面设计:周志武

封面插图:王国庆

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系列·鬼话

徐真编

严薇薇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060-0/I·1676 定价:13.00元

编者的话

鬼是令人可怕的东西。不过，有时候，我们却会对它有兴趣，很想知道鬼魅世界是怎样一回事。关于鬼，周作人有一段话是值得回味的：“鬼确实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

这段话，可以说是我们编辑这本“鬼话”故事的主要动因。在科学昌明、社会进步的今天，即使如三岁小孩，大概都知道当今世界鬼是虚无不存在的。但是，搜集、整理和出版有关鬼的故事传说却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事实上，所谓“鬼世界”就是人世间的别一种形式，通过鬼故事，大多能够透析出人情冷暖、人生况味。鬼世界和人世界是相通的，芸芸众“鬼”中的极大部分都有着善意而可亲的秉性。收入本书中的，不乏讲述人鬼交情的故事：有酒逢知己的酒鬼，有心地善良的水鬼，有劫富济贫的长舌鬼，也有恪守孝道、赡养老母的孝子鬼等，故事通过这些形态各异、性格多样的鬼，实际上是曲折而委婉地讲述着人间难得的真情。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鬼情未了”的情爱故事，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框架：荒庙古刹，一介贫穷书生彻夜苦读，被一年轻美貌女鬼看上了，经过交往，产生真情，最后双双或在阴间、

或在阳间都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局。这样一个老套子的故事，为什么常编常新，在鬼话故事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读者也百读不厌，始终意兴盎然呢？情爱本来是一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力量，古往今来，男女相爱，往往受时间、地域所限，阴差阳错，擦肩而过而抱憾终身的恨事，不在少数。鬼话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界限、超越物质力量的理想境界，由此展开了一曲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满足了读者至善至美的情感追求。

鬼魅信仰也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地地名传说、风物传说、风俗传说，有不少是和鬼的禁忌、鬼风俗密切相关的，本书入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如大壮塘的来历；罗金城无西门、状元头无状元的来历；王羲之墨池的来历；没有南瓜的由来；为什么半夜不准吹奏乐器；门神、窗花为何能避鬼；产房门上挂红纸、镜子、剪刀的传说；鬼怕唾沫、怕血、怕铁器、怕米粒、怕恶人、怕喷嚏的由来等等，都深深蕴含了中国信仰民俗和禁忌民俗的深厚底蕴，表现了中国悠久巨长又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

当然，在这里，少不了要收进那些老牌的鬼，如牛头马面、吊颈鬼、淹死鬼、僵尸鬼、产妇鬼等，和通常的民间故事相比，有一股森森的鬼气，作为读者，应该有一个尝试进而相知的过程。特别是小读者，如能在长辈的合理引导启发下，通过这些鬼话故事，“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这就对了。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太守的女儿	1
还魂	8
十八岁的儿子十七岁的妈	12
金翠瓜	19
风流鬼仗义护鸳鸯	24
结阴亲	29
彭祖三气阎罗王	33
阎罗王和土地爷	37
穷书生三戏阎王	43
宋定伯卖鬼	48
冯大异斗鬼	51
铙打烟鬼	55
喷嚏退鬼	57
收鬼	59
鬼怕“恶人”	63
跟鬼比把戏	66
王三巧治四恶鬼	70

鬼肉	74
赤膊神	80
善鬼济人	86
酒鬼和水鬼	90
鬼友	95
烟鬼	100
孝子鬼	103
千里寻仇	108
屈死鬼告状	112
福祿客棧	116
包公审鬼	121
巧断冤鬼案	127
大壮塘的来历	130
鬼门和状元头	135
墨池	140
北瓜	144
绊脚绳	149
半夜不准吹奏乐器	156
鬼怕些什么	159
产房门上挂红纸、镜子、剪刀的传说	163
门神、窗花能避鬼	165
大年除夕放爆竹的来历	167
半夜为何不能吵架	168

杨其良·····	170
王大虎戒赌·····	174
朱大嘴·····	178
哥俩遇鬼·····	181
鬼请接生婆·····	184
“淹死鬼”和“吊死鬼”·····	187
打更鬼和催火鬼·····	189
新鬼·····	193
土地、河神和阎王·····	197
水鬼帽·····	199

太守的女儿

昌平县农村有一秀才，姓褚，名文良，年方二十，尚未娶妻。家中连同二老共计三口人。家境虽不怎样富裕，但也够年吃年用。褚生勤奋好学，为了安心读书，特意在村子头上单独盖了两间茅屋，作为书屋。褚生整日就在那里苦读，准备将来求取功名。

一天夜里，褚生正在书房里用功。快到三更时分，忽然，听见外边大路上传来“呜呜呜……”有女人啼哭声，由北往南而去，当时褚生并未在意。可是第二天，还是那个时辰，褚生又听见女人啼哭声，由北往南过去。褚生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三更半夜女人外出啼哭呢？这女人定有难处，明天晚上，如果再出现此事，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第三天晚上，快到三更天了。果然又听见啼哭声从北面传来。于是褚生放下书本，走出书房，来到大路上，等候啼哭的人到来。当女人临近之时，褚生迎上前去挡住去路，问道：“喂，你这妇人到底因为什么事，天天半夜三更地出来啼哭哇？”

女子一见有人拦住去路，也就止住脚步，抬头看看褚生，就说：“你要问我的事吗？说起来话长啦，能否允许我到你屋里去谈？”

褚生把女子让进书房后，直奔书桌走去。他先将砚台抓在手里（据说砚台能避



邪)褚生心里说:“如果你是鬼,胆敢造次,我就用砚台砸你。”褚生手里抓着砚台,转身坐在凳子上,只见女子面向灯光,坐在床头。她面似土色,鬓发蓬松,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褚生强打精神,正色问道:“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快说!”

女子见问,就说:“秀才不用害怕,我实话告诉你,我是鬼。生前,我家住在无宁府,我姓郝,乳名翠莲。家父是朝廷的四品官,奉命任东昌府太守。三年前,家父携带家眷赴任,路过你们这个地方,正赶上此地闹瘟疫,我也传染上了,经治无效,不幸死于此地。那时我十九岁,我的尸体就埋葬在这村子北面,小杨树林子附近。那里有三座孤坟,左边是个男光棍坟,右边一座坟是个寡妇,中间的坟就是我。近日来,那个男光棍,晚上总到我那里去闹,要我给他做妻子,我不答应,他就天天晚间去我那里乱搅乱闹,使我无处安身,晚上只得出来躲避,因此啼哭,不想惊动了秀才。我想恳求秀才帮助我一下,不知秀才能否答应。”

褚生说:“不知你要我帮什么忙?只要我能做得到的,就一定答应。”

那个叫翠莲的女子说:“听说你有个姑表兄姓张,在城里住,是个武举人吧?”褚生点了点头。

翠莲接着说:“我想求你,明天早晨进城去,向你表兄说一说,请他助我一臂之力。你叫他晚上骑着白马,带着弓箭,三更天赶到小杨树林处,距离中间孤坟百步之内,见有一吵得最凶的黑大个子,就对准他射一箭,然后拨马返回即可。”褚生想了一下,便答应了。

“好,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音,现在我回去了。”说着翠莲站起身走了。

翌日,褚生很早就起床,擦完脸,将书房门锁上,就进城了。

距县城不太远，到了表兄家，表兄刚起床，正在擦脸，见表弟来了，赶紧热情地招呼：“哎呀，表弟来了，有什么急事这么早就进城来？快坐下。”

武举洗完脸后，褚生将昨夜女鬼说的事，向表兄说了一遍。

武举听表弟说完，一口答应帮忙。褚生又把具体做法详细讲了一遍。两人约定后，褚生就回来了。

晚间，外边刚敲过二更，就听见外面敲门，褚生知道是翠莲来了，上前将门打开，翠莲进屋刚坐下，就问：“你今天进城见到表兄如何？他又怎样做的？”

褚生说：“我表兄同意了，已经约定，今天晚间行事。”

翠莲说：“这就好了。不过我还得求你一事，不知你能否答应？”

褚生说：“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得到的，就一定答应你。”

翠莲说：“那个男鬼要打我，我一个人斗不过他。因此，我想请你帮忙，来一起斗他。这你能答应吗？”

褚生说：“那行，我可以帮助你。”

翠莲说：“你既然同意帮忙，现在咱们走吧。”褚生说：“到哪儿去？”

“到我家去呀，在那里等着男鬼。若他来了，咱们好跟它打呀。”褚生跟着女鬼走出书房，来到大路，向北走去。工夫不大，走过小杨树林子，褚生借着星光，向前面一看，隐约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孤坟。当走到近前一看，乃是两间小房。两人走进屋中坐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外边的吵骂声：“你这小贱人，今天你应不应？不应，我就要你的命！”喊着向这边走来。

翠莲对褚生说：“听见吗？他来了。准备好，咱俩一起出去跟它斗。”说着两人站起身，往外走。到了外面就同男鬼打了起来。二鬼一人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就在这时，听见南面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响，翠莲对褚生说：“走，快进屋！”说完，她扯起褚生跑进屋去将门关上。这时武举骑着白马，过了小杨树林，将马勒住，抬头向前面一看，见前面约百步远处，一座孤坟前，站着个黑乎乎的大个子，吵骂得很凶。于是，武举拈弓搭箭，对准黑大个射去。只听见黑大个“啊”的一声惨叫，一道火光向东跑去。武举一箭射过后，拨转马头按原路返回城里而去。

这时，躲在屋里的褚生和翠莲抬起头来，互相一看，才发觉自己都成了小土人。两人不禁都笑了。

这时，翠莲红着脸对褚生说：“多亏你的帮忙，我才得以平安。对此，我无以为报，实感过意不去。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来报答你的情意。”

褚生犹豫了一阵说：“那怎么能行呢！你是鬼，我是人，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翠莲说：“这个不难，只要你明天进城按我说的如此这般去办；回来后，再照这样去做，那时，我就能复活过来，我们俩就可以结为夫妻。不过，因为我已经死去三年，阴气太盛，在你喂我一百口饭之后，你会被阴气所伤，将有一场大病。不过，不要紧，我一定能将你治好的。”

褚生说：“好吧，只要死不了就行。明天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说完，回家去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褚生就进城了。按照昨晚翠莲说的办法：先买了十几个馒头，装了一壶酒，又买了四样菜。然后，就到大街小巷各处寻找叫化子。找呀，找呀，眼看太阳要下山了，可

是连一个叫化子也没有找到。只得快快不乐地回家了。经过老爷庙门前，褚生看见有四个叫化子，在庙的台阶上坐着闲聊呢。褚生心里暗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褚生赶紧走上前去，问道：“你们四位愿意打工吗？晚间我有点儿活，叫你们四位做做，每人给一百钱，还供一顿。如果乐意，请跟我走。”

四个叫化子一听，每人给一百钱，还管一顿饭，当然乐意啦，就说：“行啊，但不知做啥活呀？”

褚生说：“既然乐意，就跟我走，先不要问干啥活。”

褚生带着四个人来到家里，天色已全黑了。几个人走进书房内坐下。褚生就将买来的现成饭菜，摆上桌子，又烫一壶酒，叫四个人用饭。吃完饭后，褚生说：“你们四位先睡一觉，干活时再叫你们。”

这时褚生到外边准备铁锹、镐头、绳子、木杠等东西。听见外面敲过二更之后，褚生将四个人喊醒，说：“咱们走哇，干活去。”四个叫化子睡得正香，被叫醒后，有的蒙蒙眈眈地带着怨气嘟哝说：“睡的好好的，把人给叫醒，半夜三更地干啥去。”

褚生带着四个人，直奔小杨树林子而去。当来到孤坟跟前，褚生让四个人站住，说：“你们把绳子、木杠全放下，用镐头、锹把坟土挖开。”

不一会儿，坟土扒开了，褚生又叫他们把棺材抬上地面，接着用绳子将棺材拢上，穿上木杠，叫四个人抬着往家里去。将近五更，四个叫化子已将棺材抬到了书房院中。褚生走进屋内，从铺盖下面取出四百文钱，回到院中付给四个人每人一百文钱，随即说：“活计已经做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四个叫化子走后，褚生又按照翠莲说的下一步办法去做。

他走进屋中，到床前将铺盖铺好，枕头放好。随后他来到院中将棺材盖撬开，然后用两手细心地把尸体托出来，放到铺盖上。随后，赶忙到灶上去生火、熬粥。

粥熬好后，褚生又将盆端进屋中，放在床头上。他用勺子舀着粥，自己一口一口地喂给翠莲吃。当喂到九十九口时，只见死者已睁开眼睛，活转过来。然而，这时褚生的脸色煞白，没有一点儿血色，身子也要支持不住了。勉强坚持喂完最后一口粥时，身子眼看就要栽倒。这时，翠莲挺身坐起，扶住褚生说：“好，你躺下休息吧。”说着，轻轻地将褚生放倒在铺盖上。此后，翠莲每天都精心护理着褚生。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褚生的两位老人觉得儿子多日没回家来，有些惦念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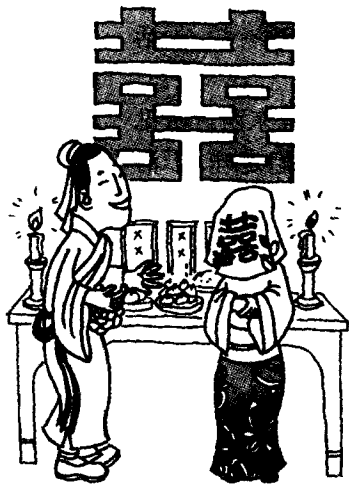
这一天，老母亲由于思子心切，特来书房看望。当她一踏进书房门，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站在儿子的床前。而儿子却闭着眼睛在床上躺着。老人家大惊，赶忙问：“你是哪里来的女子？我儿子怎么啦？”翠莲听见问话，方知道是褚生的母亲。翠莲就将自己的身世，以及褚生的情况，详细地向老人家讲述了一遍。

老人家听了翠莲的话，又将她上下端详了一番，感到姑娘长得不仅美丽，而且很通礼节。老人家心中也是暗暗地喜欢。随

后老母又问道：“我儿死不了吧？”

翠莲说：“婆婆请放心，我一定把他服侍好。”

老人说：“那好，你要好好照看我儿，等他病好后，我必成全



你们俩的好事。”说完,老人走了。

不觉过了一百天,在翠莲的护理下,褚生的病已痊愈了。

褚生的父母,见儿子身体康复,很是高兴,他们又见一个美丽、文雅的姑娘给儿子做媳妇,更是欢喜。于是,两位老人就赶忙操办婚事,给两个青年男女早日成亲。

婚后,两个年轻人,真是你恩我爱,夫唱妇随,生活得非常美满幸福。

侯耀先 搜集

还 魂

东平府有个书生姓张，自幼习文，刻苦好学，为人诚恳老实。二十岁那年，经舅舅说合，娶了一个漂亮、温顺、贤惠的张氏为妻，两人结婚后你恩我爱，勤俭能干，日子倒也过得挺红火。

可谁料半年后，妻子张氏却突然下落不明。这真是晴天霹雳，张生悲痛欲绝，四处奔走寻找。张母也一病不起，无人照料。张生一连找了几个月，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没有张氏在身边，张生总像掉了魂似的，饭吃不下，觉睡不香，连书也看不进去了。

京城开科应试后，不几个月就开榜，张生名落孙山。从京城回来，张生骑在马上，无精打采、昏头昏脑地向家里走。不知不觉天渐渐黑了下來，张生只顾赶路，却不知早已走错了路，误闯入了一片坟地。这里乱坟遍地，蒿草没人，好不荒凉。张生不禁打了个冷战。只见坟头上飘着白纸带，坟头上的茅草随风左摇

右摆，一群群乌鸦惊恐地鸣叫着。风声和鸦叫声掺在一起呼呼地吼响声，就像无数冤鬼诉说苦衷。张生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两腿也不住地打颤。

张生正要离开这恐怖的地方，猛听得远处传来一女子的哭泣声，中间还夹杂着叫唤自己的名字：“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这声音由远及近，由小到大，悲悲切切，悠悠长长，好不凄凉。

张生觉得声音好熟悉，像是妻子张氏



在叫喊，于是寻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女子朝自己走来，轻飘飘的身影，像鬼魂一样。

那女子来到张生眼前，张生一看正是自己的娇妻张氏。这时张生顾不了许多，便上前搀起张氏，和张氏抱头痛哭。两人有说不尽的缠绵话。

张氏随张生回家，张母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她忙着给儿媳做饭，然后，又拉起儿媳的手细细地端详着她，把张氏羞得双颊通红。

不久，张母把这件事告诉了张生的舅舅。张生的舅舅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其中必有缘由，便假说来张家作客，以探张氏虚实。张生的舅舅学过道术，一眼就看出张生有妖气缠身，也识出张氏不是凡人，乃是鬼精，这个鬼精就是张氏的鬼魂。

舅舅把这事告诉了张生，张生哪里肯信，他气呼呼地对舅舅说：“娘子刚回来，你就说她是鬼变的，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舅舅见张生不信，便道：“那好，你等到下雨天，偷偷地看她在雨地里走路，脚是不着地的，鞋上也沾不上泥土。鬼虽能克水，但怕纸灰，如果你雨天在门口撒些灰土，她必定不能进得屋来。”

没几天，天正巧下起小雨来，张生便要张氏去买盐，果然应了舅舅的话。张氏的双脚好似着地，其实却轻飘飘地，溅不起半点泥水。张氏来到门前忽然刹住，原来她见了门前的纸灰，不由地皱起了眉，脸色开始变白，见张生在屋里，便问张生说：“这是谁撒的灰？”张生这时已有些胆怯，开始相信舅舅的话了。“张公子，你怎么了，你如果不扫去灰，我就不进屋。”张生正不知所措时，忽然一把利剑从屋中飞出，直向张氏飞去，张氏不曾提防，被带符的宝剑镇住了。这时张生的舅舅口中念念有词自里屋出来，把张氏绑了起来，吊在了门前的树上，然后对张生道：“这回你看清了吧。”